名山勝槩記

浙江五

ル 5
1160
19

名山勝槩記　卷十七

浙江五

越中注　酈道元

序越州鑑湖圖　曾鞏

游鏡湖記　鄭善夫

越山游記　劉基

出越城至平水記

游活水源記

游雲澗記

此係明治卅八年九月諸同人悼山田一郎君醵資所購以贈

游白雲峯適深居過普濟淸遠樓記
發自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游松風閣記
游深居精舍記　袁宏道
越中襍記
湘湖　禹穴　蘭亭
鑑湖　西施山　六陵
五泄一　五泄二
五泄三　玉京洞
會稽東山記　王垿
雲門寺聖院記　陸游
雲門山記　黃汝亨
秦望山記　黃汝亨
登秦望山記　董玘
游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考　楊愼
梅子眞泉銘　陸游
蘭亭序　王羲之
蘭亭後序　孫綽
蘭亭鵝鵞圖記　宋濂

游適南雁記　陸佃
游天衣寺序　王十朋
鏡湖漁舍記　謝翱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東籬記　陸游
書游馬氏園　徐渭
記山陰道上　湯顯祖
會稽與廬陵王　謝靈運
閒遊贊　戴逵
西溪湖記　徐渭
游五洩山水志　宋濂
游五洩記　徐渭
游五洩記　王思任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送靈澈上人歸沃州序　權德輿
沃州記　茅坤
天姥山志　薛應旂
游小隱山序　錢功輔

洪園序

王思任

蒼浦園序

王思任

述中注

魏酈道元

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爲衆峰之傑涉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縣嶝孤危徑路險絶記云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高木當由地迴多風所致昔太禹卽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刱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

其穴也

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爲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次道作郡常於此水中得烏賊魚南對精廬上蔭修木下瞰寒泉西連稽山皆一山也東帶若耶溪吳越春秋謂歐冶鋗以成五劍谿水上承嶕峴麻谿谿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孤石臨潭垂崖俯視猨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欒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邪谿水

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

東遶諸暨縣與洩谿合谿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谿造雲壁立凡有三洩洩縣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二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下洩縣笠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蹩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

縣故知塚已八百年矣

浦西通山陰浦而達於江江廣百里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蔭被水江閱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枻

望景爭途

縣南有蘭風山山少木多石驛路帶山傍江路邊皆
作欄干山有三嶺枕帶長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傾緣
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
嶺爲三石頭丹陽葛洪逝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
方平性好山水又愛宅蘭風垂釣於此以詠終朝行
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否方平答曰釣亦不得得復
不賣
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
浦王廟廟今移入裏山北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
山黃山澤蘭山重岫疊嶺參差入雲澤蘭山頭有深
潭山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塢有石楗一所右
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劍湖之始邊塘屢崩百
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

序越州鑑湖圖

宋　曾鞏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搥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

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
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
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
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千頃也其東
曰曹娥斗門曰梁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
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
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
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
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
三江之口所謂湖高于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
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
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
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
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
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
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
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
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鳥十里皆

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益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測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扳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傲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理置石柱以識之村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

寸而益隄塞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曰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刑之法故罰有白錢三百至於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崐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

二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上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知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

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縣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縣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

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瀦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

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抜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瀦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瀦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瀦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摇役夫内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

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
潤澤之今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
不可復哉輦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
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
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
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
寧二年冬卧龍齋
茅坤曰通篇點次鑑湖如天宮家之次三垣五星
二十八緯以及飛流疾伏無不擘畫如掌而又恐
後之勢家或請爲田而廢也於是又詳爲辨覈樂
駿曾公之文固雄而其經世之略亦概見矣

遊鏡湖記

明　鄭善夫

在州南二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五年爲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回三百一十里以畜水輿地志曰南湖在城南百許步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峰岫白水翠崖互相映發若鑑若圖故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鑑中遊湖水高平疇丈許築塘以防之開以泄之水適中而止故山陰無荒廢之田李白詩鑑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

施採人看隘若耶杜甫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凉
刻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郡人劉基

遊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爲賀監宅宅今爲景
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陵旁爲南鎮祠又
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臣君采薪之所也徑上
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爲陽明洞
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峰其東爲石旗秦
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

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葢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
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峰入南可四里曰鑄浦
是爲赤葦之山其東山曰曰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
行六七里泊于雲峰之下曰平水市卽唐元徵之所
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羣小水至此入湖於是
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産于山者皆於是
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爲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
市中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
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
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
而不黷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
坐久覺清爽寺僧因請名其軒乃議其名曰溪麓

遊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楮
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
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
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劒也
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

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爲小渠冬夏不
枯乃溢而西南流伏行沙土中旁山爲四小池東至
山麓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
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
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遊終日坐水
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鯖魚色
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
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
而滑有二鵝鴿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
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
有蟲四五頭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
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
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動咸來依有
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
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
多於山則深沉杳絶使人懵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

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爲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者莫不樂往而余宿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而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不得遊明年春乃與天台朱伯言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以事復止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徃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皆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爲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

遊自雲峰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出靈峯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絶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

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茂徑路窈窅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潛遠昔翔之者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開戸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泰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敘清遠予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發自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予于深居且久矣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杯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

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剌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葢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爲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鵝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爲

浮屠所占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澗少憩道側雲復自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遊者葢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遊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雞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葢閣後之峯

獨高于群峯而松又在峯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
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樓蜿蜒轇轕
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爲之明有
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
劒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
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爲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
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爲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
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
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

遊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
人有文行賢士大夫無不與交深居去雲門十里而
贏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
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谿入
谿色湛碧兩岸皆杭稻風過之其香菲菲然有三山
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爲九毬深居在三
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龜白色
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

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既化爲仙有木几亦化爲鹿
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群山
爲最高其前山曰鵝鼻之峯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
石突起望之如鵝鼻大海在鵝鼻東北其上云有秦
時碑今亡之矣鵝鼻北下小山曰望秦秦望在望秦
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筍又東北爲陽明之山是爲禹
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
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
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公安袁宏道

湘湖

蕭山櫻桃鵝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
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
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根如荇其葉微類初出水
荷錢其枝了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
白膠附枝葉間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
魚髓蟹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此

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蘤藕無得當者
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
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
余往仕吳問吳人張翰蓴作何狀吳人無以對果若
爾季鷹棄官不爲折本矣然蓴以春暮生入夏數日
而盡秋風鱸魚將無非是抑千里湖中別有一種蓴
邪湘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余濟時正值湖水爲
漁者所盜湖面甚狹行數里卽返舟同行陶公望王
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慚失望

禹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涼不知當時有何奇而龍
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窅佳尖秀淡冶亦自
可人昔王子猷語人但云山陰道上道上二字可謂
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
鳥人物細入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
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
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爲優劣具
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于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

湖顯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蘭亭

蘭亭殊寂寞蓋古蘭亭依山依澗澗彎環詰曲流觴之地莫妙于此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俗儒之不解事如此哉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閘湖盡爲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三里闊可百十頃荒草綿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凄凉醉中謂石簣爾狂不如季眞。飲酒不如季眞。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余曰季眞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眼詎不高與。四坐嘿然心誹其顛。

西施山

西施山在紹興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之處今爲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簣和余詩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戲爲石簣此詩當註明不然累爾他時謚文恪公不得也石簣大笑因曰爾昔爲館娃主人鞭箠叱喝唐突西子何顏復

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施娘子矣

六陵

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聯鞭疊騎而時聞倀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骨爲之灑淚自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遊六陵之日子公醉甚戲羙馬鞍上幾墮

五泄一

越人盛稱五泄然皆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五泄之好其寔不曾親見與我等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暨縣縣去五泄尚七十餘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頑山無卷石可入目者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做舟贏馬艱辛萬狀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弟余輩誇張五泄太過若爾當柰中郎笑話何

獨靜虛以爲不然頃之至青口兩山夾天如綫山石玲瓏峭削若叠若鏤數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土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猱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則皆穠花異草幔山而生紅白

青綠燦爛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絕異
因相顧大叫曰奇哉得此足償路債不怕袁郎輕薄
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
明日見五泄當不狂死耶靜虛曾習定五泄三年以
是知之極詳余與公望聞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緩
步十餘里始至五泄僧房靜虛曰牛羊下矣五泄留
供來日朝餐因散步前山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
口天尤狹而奇峭率相類山形或如鑪如鐘如鼓如屏
障劒戟皆拔地而生溪傍天竹成林行數里遇一白

鬚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而歸

五泄二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
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濱薄之勢爲缺
典耳石壁青削似綠芙蕖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
如水浣淨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挂下雷
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
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于雁蕩者果爾厥
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

次之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詩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魈呼虎號之聲如在床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五泄三

一二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級而下飛濛走雪與惡五泄率相類山路甚險巇余等從山顛下觀之時新雨後苔滑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拽樹枝一手撓杖踏人肩作磴半日始得那一步艱苦萬狀山僧云自此徃富陽便是平地不復下嶺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玉京洞

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濶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仄濶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屬甚多凡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余與二陶皆貼地而行炬煙大作眼淚如雨偶思前輩有說入洞爲煙薰殺者心懼乃各退出唯王靜處如吳縣一皂隸拚命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爲濶所隔不能度始歸

會稽東山記

宋　王垤

會稽南則晉太傅文靖謝公安石東山也巋然出衆峯間如鸞飛鳳舞至山下於千峯掩抱間得微徑循石路而上今爲國慶禪院即文靖故名也絶頂有謝公調馬路至此山川始軒豁呈露萬峰林立下視烟海渺然天水相接盖萬里雲景也文靖樂居其在茲乎山半有薔薇洞相傳文靖携妓處葛立之詩話云會稽臨安金陵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携妓之所

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浙
處被召不起遂棲遲東土唐裴漼與呂渭等鑑湖聯
句有云興盡還尋戴東山更問安此會稽之東山也
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峻谷悠然
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蘇子瞻有游
餘杭東西岩詩註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携縹緲人
來上東西山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
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
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跡云安石

於此擬會稽之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
山二絶云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
月落誰家又我今携謝妓長嘯絶人群欲報東山客
開關掃白雲不知何處之東山陳軒乃錄此詩於金
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
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宋 陸游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嚴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覿也入寺稍西石壁峯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西繚而北爲上方已而少襄干是看經別爲寺曰顯聖藥師別爲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

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
聖雍熙酌煉丹泉闢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
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
饗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透迤如綫修竹老木
怪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絕澗奔泉迅流喊呀而
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景如此行百
餘步始至壽聖嶄然孤絕老僧四五人引水種蔬見
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
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

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
予異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兒時往
來此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老而物色益幽
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
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
歲十一月十七日吳興陸某記

雲門山記

武林黃汝亨

余昔遊山陰覽蘭亭禹穴南鎮之勝而雲門秦望未一著屐今廿年所矣念之每爲神往頃過慈水訪劉抑之光祿經山陰訪張肅之司馬錢仲美大參會稽弔陶大司成周望因晤其弟君奭而肅之諸郎爾韜葆生爾舍爾襲昔余門人相留爲旬日名山游余不能辭約自慈水還了之迨還則臘月朔矣肅之與諸郎邀余宿陔蕚樓上次日擬作雲門游而天露甚似

釀雨、余同游門人羅珍卿體微病遂止、肅之謂予先了城以内諸山可乎、乃命舟之蕺山、蕺山占城北、從小石橋入、是王右軍故宅、捨爲寺曰戒珠、與蘭亭分勝山不甚峻而登其上則溪流野色相縈回鈎帶昔人謂萬壑爭流之狀始驗爲快飲亭上、山後吐芦石踞溪口、余謂此地可作一漁磯、而寺前塑右軍當之如韋駄、倘移而小築置此焉不減此老風流也、肅之深領之、過午下山寺、覓所謂墨池鵞池、則已涸爲污沼、還經大小能仁寺、是許玄度故宅、皆蕭蕭矣、復登惟山閣劇飲而還、三之日始作雲門遊、是日霧氣四塞、憂且雨、奈何、爾韜言周望先生爲師敘天目游記曰勇者決此時也遂鼓棹出南水門、溪流處處不勝指禹陵南鎮、以舊游地不再登、過渡東橋、經樵風涇涇爲漢鄭巨君微時負薪逢仙得遺箭處、巨君云願朝南風、暮北風、迄今猶然、從此即入若耶溪、溪水湛碧不減蘭澱聖湖色而曲折沿洄過之即西子采蓮歐冶鑄劒處也、頃之入平水、水受秦望雲門諸溪下接鏡湖即流波迅駛而平廣容與可載可弄林木秀

繞觸目都佳因思山陰如蘭亭勝處儘多偶以諸賢觴詠獨擅場耳自平水登岸從野徑入爲顯聖寺即雲門六寺之一榛蕪久矣陶司成爲重新之寺在玉筒峰下巖岫環向似東林虎谿有僧湛然司成亦嘗稱之余不得晤寺後有王子敬筆倉令爲一瞥井可慨也復舟行少頃又登岸肩小輿行平野中山靄竹色互映交加令人失其遠近所過村舍俱幽有陶詩犬吠深巷雞鳴樹巔之景小進則雲門矣榜曰雲門古刹是宮諭陽和先生所題也蓋晉義熙中王大令所居有五色雲見詔建雲門寺其前有盤古社木大數圍遮映天日記云是晉唐間物又進爲辯才塔辯才爲智永和尚弟子藏蘭亭眞蹟唐太宗遣蕭御史襲計取之而厚賚師師即以所賜建塔今就頹敗余謂肅之曰亟新之毋又抹殺辯老也又半里許至寺門左轉爲石橋自秦望而下諸山泉竝注于此流淙活活至冬不涸當水盛時飛瀉噴薄足與吾山靈隱廻龍橋相敵唐蘇舜欽有五雲山下石橋邊六月溪風洒面寒之句舊有麗句亭聽泉閣俱廢後宮諭爲

建溪風閣亦廢惟溪橋無恙耳進爲宋高宗御書傳
忠廣孝之寺六字碑書用硃筆法道勁僧云每雨則
硃流滴滴如紅汗下硃不加益而紅不加減眞奇事
也又上爲正殿枕秦望山右爲金字山環抱林木疎
秀可挹禪房齋閣俱楚楚亦陶司成倡緣所重新僧
慧彬習靜其中殿故有司成題額司成死易以他顏
予笑曰不重司成顧不重周望耶爲之一嘅復起步
出殿右則初月一灣出松際矣退而就僧舍小飲爲
看竹樓宮諭故讀書處樓下題漱石枕流四字是徐
天池筆倣黃米意而稍恣右爲蕭然樓亦宮諭題樓
後有石刻題咏惟西淙少谷書絶佳肅之云住僧向
頗饒富家翁色自家宮諭居此稍稍知禪誦有蕭然
意今復苦蕭然起獵心矣相與大噱遂酣飲宿此樓
中越夕作秦望遊

秦望山記

武林黃汝亨

秦望者史記秦始皇東遊會稽登而望海故名于越嶠中最爲奇絕從雲門溪風橋轉而上余與肅之肩小輿同遊珍卿張衆之及爾韜兄弟陳清長俱騎行是日亦微霧行數百步有白乳泉志稱冽而甘埋沒沙草中予披得之令僕夫汰穢不可嘗此亦少一題識作護耳又三里許爲秦望山足石磴陡峻而磊塊不便輿馬俱舍而步又數百武不便長袖各解去衣

短衣相扶掖行遥睇山頂如在天際緣地迴多風無
高木惟黃茅茂草相踐爾時荒蕪亦盡而當其半忽
有峰壁立露青芙蓉相傳爲望泰山其下有松孤峙
亭亭雲表遂相與坐松下肅之云此昔者錢八山子
棄妻子焚衣冠處也歎羨久之循此而上竝樵踪溪
溜所成徑益險益窄石益危卽扶掖不及施相攀茅
附葛猿引而升寺僧亦怯登命山童攜茶鐺前各小
坐潑茗以進呼嘯動山谷或倚或伏或跳或踞亦各
勃勃不得已日午乃得至頂頂狹可仄布十數人坐

是時濛霧漸豁日氣加朗四面曠絶俛視萬山縈以
川流繡錯羅列不可枚指東則宛委香爐諸峰南則
雲門若耶諸勝西則鷲鼻茅峴而東北則海門浩渺
臥龍飛來纍纍而是大觀哉逍遥乎汗漫乎古來賢
達如王謝陶許諸公自有此山相嘯歌觴咏不知其
幾吾輩此游同不同未可知于富貴何有哉因相與
藉草趺坐舉杯小酌而從者耻罷遂大笑挽手起循
故術而下時爾韜不能上從山半見遲余輩笑其怯
爾韜亦復相笑曰吾在山半仰睨蛇行漸上漸低若

木杪草衣及挽而下則垂垂如覆盂伏蒲此景諸公
不自知也復相與大噱下仍就雲門飯而陳生清長
忽後則已飄忽墮馬矣幸飲噉無恙浮大白益復矯
矯仍各從輿騎抵平水下舟時清泉修竹蒼翠互獻
不可名狀而隴頭一枝早已破臘遂命童子折作酒
籌催花鼓痛飲盡歡而罷日已夕矣舟水次子帶醉
作別肅之與諸郎仍相推擁去就陰蓼樓寢次早乃
得別去肅之諸君仍載酒見送循鏡湖而西日不妨
公西陵歸舟也湖光清遠竟昨游所未歷較兩雙溪

更曠遥指水中一阜塊立山骨稜稜出水涯則賀季
眞幽棲處俗稱道士庄是也又行數頃肅之指爲沈
釀川昔巨君赴洛餞者酒盡命以錢投水依價量水
各醉而去至今傍川者半爲酒塚余歎曰異哉昔人
亦何必荷鍤營丘爲于是引觴鼓檝忽至柯亭則云
漢蔡中郎避難亭下鑒賞椽竹取以作篴處又前則
柯山一石佛高數丈餘吾鄉大佛頭幾爲侏儒相傳
一高僧幻化三世身鑿成者願力深至如此一傖道
人作層屋障之可恨從石佛而右一石洞是匠石採

鑿虎空洞如淵下視百丈側身而入如螺盤石工置炬數十盞如繁星下墜砰聲如雷從者股戰流汗如雨復相與抵掌曰昨登秦望而高今俛石窒而深升沈何常其爲吾醉資勝具則一耳隨把臂過七星巖坐石屋劇飲臨舟次黯然薄暮烟光翳湖水間始成別矣是游也得水什九得山什七廿年未償之願稍爲欣暢昔王子敬語人曰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初以爲文人儻語歷境乃知其勝情所到妙與景會也惟是宛委藏書陽明洞天五洩劍溪東山諸勝未及攬取而從西陵過未及游湘湖從慈水止不及爲補陀招寶海上之游以人則門人張葆生留滯淮海陶君奭在墨色不及同遊諸名流閨秀鸞棲巖谷間聞其名不獲見其人然勝事難窮情緣政不宜太盡以俟來日予無椽筆如摩詰畫生平所寄興久之恐其脫落歸即避華嚴徑中紀之是萬曆己酉臘月八之日也書成寄肅之投雲門山中得詩二十首附左

登秦望山記

明　董玘

秦望山在越中最爲傑特史記謂始皇東巡至此故名予昔以省覲歸得縱遊諸溪山獨歉未及秦望今年冬仲王邑侯道修除道以邀予遊乃與司馬邦柱汪子宿會至雲門寺命輿而登循麓數百步有泉鏘然折而北至小阜疑在霄漢間問樵者曰此未及半又數十步石益峻徑益縈曲乃攝衣攀援以上至山之絶頂而止遥望東海渺瀰一白雲起天末隱若島

嶼俯瞰郡城迤邐一帶八山纍纍僅如卷石南接宛委諸峰列若屏障左右拱峙勢如飛舞禹陵在焉西臨鑑湖烟水浮映帆影出沒有無間葢一郡數百里之土壤與夫千崖萬壑之競爭者皆在履舄下一覽而盡又之落日漸低暝色四合林木震動乃尋舊路而下子宿與邦枉相顧嘆曰吾越人生長于斯有終身弗獲至焉者今日之遊詎非幸歟予曰傳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者不知地之厚也秦望且爾況所謂泰岱恒華者哉若乃始皇之事固無足道者而茲山之勝亦非秦所能辱也

遊禹穴記

明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于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尋崩遂葬于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

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玩梅梁摩挲窆石覩先聖王遺像得禹穴於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甲宮而菲食爲之喟然興懷夫自禹跡以後三千年間遊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爲文章耶亦惟司馬氏世有不爲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遊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余乃今知所取於山川矣

成都楊慎

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自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譔大抵古人作

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
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
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
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
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言孔頴達蔡沇夏僕皆所未
至而繆云蒙山亦有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
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古人立言說義理性
命恐其不明不厭複如易曰明辨析也詩曰昭明有
融高朗令終之類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嫌鐵絲
泉橘柚如微盧彭濮庸蜀羌髳之類更不復書此易
知耳

梅子眞泉銘

宋　陸游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眞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爲之銘銘曰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徘徊酌泉

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晉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時或取諸懷抱晤言

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
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
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
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

有感于斯文

晉　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纓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暧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濵。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霊縱轡。急景

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蘭亭觴咏圖記

金華宋濂

蘭亭觴咏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靚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寞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瀹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

顧一飛起波面側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白
中出三級水西寘酒尊四一童左手執秧右入尊勺
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
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
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
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
酒盛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
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
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
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榮陽桓
偉餘杭令謝藤偉祖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
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
次畫侍郎謝現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
凝之頼川庾友王渙之凝之祖兩肩左手垂視側右
執卷授友友祖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
掌齊之渙之祖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
邛丘旄祖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
杭令孫綏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王簿任凝

統翹左足又兩手着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
右指畧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
之凝之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
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欹袒危坐若泊然無所
爲者次畫賴川庾蘊年甚耄坐又思起右手據地一
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
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
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袖半
倣垂右手着地左按膝肅之困踡不可擘一手撚指
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
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
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
軍孔熾坦腹仰面視胥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
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梃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
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
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
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
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

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微之左擊卷至觀右
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
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
仰視揎袖至腕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酌夷
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
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
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椽卞廸司徒左西
屬謝萬彭城曹譚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
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廸半欹舉手迎觴欲取

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廸譚伸右足左
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
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
孫嗣茂祖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祖衣
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
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傴嶠
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
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
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

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
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
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紳各
地坐籍以方裯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
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
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
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
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
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
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曰想像於圖
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是何足深道
唯辭章榮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
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
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
不勝感慨者矣

宋　陸佃

會稽爲越之絶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焉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殆有欝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程公出守是邦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泝鑑湖

上蔵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
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葢昔子眞所居地也少西有
里曰梅市公聞往焉初届佛刹横見湖山一面之秀
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清
竹莖尚踈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開見層出公曰此山
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烟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
偉絶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
已而後去其山之僧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搆宇名
之曰遠南葢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徃而賞焉
水挹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
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
不能寫也於是闔州以爲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徃
又其風俗潔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
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然則
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

遊天衣寺序

宋　王十朋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巳卯日南至後二日遊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官遊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藍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崖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烟靄出没初行若迷俄有鐘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蓋天衣寺也十峯推秀雙澗涵碧朝陽法華二峯尤蒼然嶄絶乎其中寺有唐人

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
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
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
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
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遊羣賢少長畢集可謂
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
同遊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弘之酒乃楚元之禮
也歡其可以不既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雜以諧
笑咸有餘適僧有勸遊雲門者夕陽薄山遂不果往
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

鏡湖漁舍記

宋　謝翺

越城東南多隱者居。唐迄今五百載賀監宅與玄眞子嘗往來處。徃徃遺迹猶在高標清氣彷彿煙靄中。茲爲可尚也。王氏別業在城南葢盡得其勝。近又於其旁蒔竹萬箇。加以幽花貞石。離立參峙。引水循亭爲九曲。前置屋如列舟。面鏡湖。扁之曰漁舍。嘗意坐及與客對禹山雲氣冉冉墮几席。稍東二百步累土爲坡。室方丈曰小瀛洲。水環其外。北望州治山蜿蜒

洪鮮。翔伏迤演。蓋昔人以比蓬萊。實與秦望天柱相
賓主。而是州適中焉。則茲名不爲過。負城田可數十
頃。春夏之交水彌望洲小益浮艤榜其側合嵐浴暉
頃刻殊狀不知天壤之有瀛海也。余嘗一再造竹下
良久主人晉衣冠迎客。子弟儼侍立語久益親俾余
爲文識其位置次第。故他不遑及。或謂余公家世蓬
萊下。方權貴人趣治第勢熏灼殊甚草木動相德色。
獨喫喫不肎歆艷附麗及茲益守前之爲蓋有昔名
人隱者之所難。可書也已。是爲記

皐羽有詩曰漁樵分落日櫻笋過殘春亦有餘致

西施山書舍記

山陰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絶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葢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
而葢灌蹊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
舍數楹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木以菱而亭之前

西施山舍記

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疏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疏以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其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隳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唏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宋 陸游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弗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蓄五石瓮渚泉爲池植千葉白芙渠又雜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顥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採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

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謠短章楚調唐律訓荅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眞足以致此於虖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放翁記

陸放翁之東籬與董太史之兎柴題目甚馴雅而韻

書游馬氏園

山陰徐渭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友人携觴俎採禹穴就十峯山人馬丈飲于小園林卉雲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去時薄靄滃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衣。因紀一詩春來携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臨川湯顯祖

渡江而適越之鄉則首西興詩所謂西陵松栢下者此也二百里許過東關卽山陰道亦曰剡溪曹能始先生謂越中之水有三勝其清徹底其色拖藍一青山當面若窮若不窮二所至輒有嘉名古跡三昔王右軍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游王子敬又曰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父子高致如此亦山水會心遠也

與廬陵王義眞

宋　謝靈運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閑遊賛

宋　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資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大和肆其天眞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簫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

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
桴而慤厲況乎道乘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扈
逡巡盪八疵于玄流澄雲崖而顧神者哉然如山林
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
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
爲至彼閑遊者奚徃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蘀巖
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澹泊之
願于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今古皆孤棲于
一歲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

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于林中懷感于遐心爲日久
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
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
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緜邈玄酉
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毀寔有神宰
忘懷可契冥外傍通潛感莫滯總順巢尚兼應夷惠
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眞
外其矞矜詳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郁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

立居宇在劍爲逵起宅甚精整逵始徃舊居

西溪湖記

山陰徐渭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生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既稅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並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

六所閘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並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隧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槹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
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游五洩山水志

金華宋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嶕石突起類大龜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

所雕刻者山多猴游人恐之輒撒石雨下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滙爲小窪瑩澈泓澄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画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逸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絶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徑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水流傾沫成白簾潤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糝糝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水或湧取蜥蜴入瓶中特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或曰肖東隗鴈蕩又名鴈蕩峰

自鴈蕩而南峙有白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峰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葢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畧安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叅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輥雷人咲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投龍者

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閬山村人多舍茅葦間有平皋數百畝可耕穊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皷足頓之鼕鼕鳴越十步之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潛龍人恒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

綯圍腰繫巨栈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塟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奇峭有是哉

游五泄記

山陰徐渭

萬曆二年十二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巳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

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嚮鋋紫閬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鰲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溯船一夕而至金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汎離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二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沃洲山禪院記

唐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寉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

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逞印爪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游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游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黑白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

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也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贊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唐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泒乎吳興長老書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空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迭韻氷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懽鄙夫之目初不敢睹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覩其容覽

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沂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罙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羣爲歎哉

沃洲記

歸安茅坤

沃洲侍御呂公之乞疾入越也爲書於予曰會稽者天下之佳山水也昔人稱襟海帶江爲東南之最而沃洲則逶迤蜿蜒綿邈縈複跨剡溪傅太白揷入會稽東南百八十里而四明枕其北天台華頂赤城經其南其左右則天姥石橋金庭石鼓支遁嶺諸勝或虎蹲而拱或鳥啄而俛或倏而見或倏而伏而葱蘢蔽虧吞吐綽約若高堂曲池之宴而顯客貴游綺羅

琴瑟燕歌趙舞納于几御者不可勝數而山益深則泉益冽往往岁岑崱壁層丘盤谷之處當夏而寒臨冬而燠雲歸而暝雪齧而潔而又有前朝之木候時之禽露奇售恠于叢篁蔦蘿啼猿嘯鼯之間其四時旦暮花鳥或與人間殊別于是沃洲又特稱爲會稽東南之最然惟其深往往達官長者不得而至必逃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然後捫僻躡邃得棲且遊於是焉而予侍從　明天子者十年于此矣入或忘軀昧死效忠于時而多不偶出或持節擁傳巡行風

俗擊去大奸猾吏又稍稍搆怨憝挂睚眦而讒言禍機暗躰旁覆世固非予所適也予家沃洲山之下今又多病將歸隱于其中日取老氏書以自諷詠而庶幾無名爲務焉子其許我否乎且爲我記之予未及復公以公疏薦得推擇爲儀制郎又調爲司勳未幾坐他搆徙爲判洛洲上廼得歸書以問於公曰沃洲公今何遊乎其采藥於曩之所謂天姥石鼓之間而宴歌箕踞其中者乎予固以公之知爲重于時抑竟不能不以公之知適爲譴訶于時也借令予早自能

審時合勢從公遊則沃洲山川旦暮烟雲花鳥之狀方飽于吾目。其泉聲鳥音之異悅於吾耳。而所稱逃名恬寂。與夫騃人放客之寄吾將徜徉恣且于心神胸臆之間。且彼老氏者。謂世之是與非不吾聞而世之所構亦不得吾絓而媒孽今又焉得至是乎嗟咄吾且去矣於是次第其言以復公。且邀公爲買田結廬於其遠近。亦將以卜鄰於是也。

天姥山志

明　薛應旂

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二十里東接天台華頂峯西北聯沃洲山道書謂爲第十六福地下有石井沃洲山在縣東三十二里與天姥對峙道書謂爲第十五福地晉僧支遁居之戴許王謝十八人與之遊號爲勝會山有養馬坡放鶴峰西南有放馬澗皆因支遁得名其杖錫泉則唐僧靈澈之故迹也又八里曰東岬山亦支遁所居也初支遁問僧法深買山深曰未

聞巢由買山而隱遂與居之

遊小隱山叙

宋 錢公輔

越城之西南有所謂王氏山園者衆以爲一境勝絶太守楊公曰彼何遊焉一日携賓佐浮輕舟走平湖四五里而至望其門如樓閣之在煙雲中入其堂登其亭廓然如形骸之出塵世外山蒼谿碧嶂繚繞四注皆可襟迎而袖揖奇葩珍樹映帶滿前公奮曰吾來越舊矣未有如今日勝且快者使呼其主而詰之曰山名謂何對曰有而非美名也亭有名乎則曰朴愚

敢以名爲公使圖以來因命其山曰小隱山堂亦因山之名堂之東榮俯檻而窺者曰瑟瑟池出堂而登數級乃止勝奕亭過而至其最上者曰湖光亭順山而西達於山足曰翠麓亭由亭歸至翠麓曰探幽徑曰擷芳徑曰捫蘿磴曰百花頂皆因其所遇而得之心焉已而至於山外有池池心有亭曰鑑中亭轉而通於始至之門門隅亦有池有宇曰倒影亭凡一景一趣無不爲之稱者且曰今而後吾當數至此也因命通判軍州事錢公輔書以鑱諸石噫人生百歲塵鞅榮利淫惑病憂紛紛而泊之幾日而如此樂幾何而如此勝耶予弗書不詳預是遊者都官員外郎江鈱節度推官袁嗣隆觀察推官王仲衍前進士王霽朱方凡六人皇祐三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叙

淇園序

山陰王思任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嶕目凹蜀得其險骨大肉張秦得其壯首昂鬚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貌古格幻閩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粤得其麗然而韶秀冲停和靜娟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吾郡中者有八而蕺最寵絶衆妙繞環似百千萬名姝抱雲笙月鼓一簇太眞者佳至蕺觀止矣蕺腹有招提是吾家逸少宅而肩頂間爲相國呂文安祠諸

古栢行祠下低佪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羮墻之
暇薙蕪擴隙搆園讀書顏之曰淇園成而遜予叙叙
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難滿圓人意者而惟山水之緣
定多缺陷生長平原一望天盡鳩石尋丘穴溝借瀦
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
命駕三日取糧至則輪饑蹄渴酒澁肴枯不須興盡
先懊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吝於日而侈於夜
僑於外而便於家夕陽將下衆志漸苦點檢招搖城
圍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裩束

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峨峨兮登天而沉沉
兮入淵天青日白洞疑虛愒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
山水宜人市居荒落修琴買藥引勝呼豪則不快隅
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
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水石投胎奪命財力可通
而惟老樹壽藤天功難鬻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
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
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
焉淇園胎而得越生而得蕺長而得旺於相國祠邊

抃負大海襟帶二江湖山谿壑之所飛廻雲霞日月
之所跳盪以榻爲馬而穹巒驚峭竟日賞心以凡代
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鬣怒鱗森而匪
陰宮古墓之忌午夜明河單往長卧而無非類若人
之呵夕梵晨鐘聽下方則諸品靜矣青烟紅火仰萬
戶則萬覺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宛委而成籙盤盂
熟丹脂而勝鼎印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而
當爻雞犬吞圩實而成仙此距非美箭氏之福耶吾
越中居者知有仰屋行者知有辯途有身處山而目
不見山者有目見山而心不見山者美箭躍然作百
尺樓想而日供其身於丹峯翠靄之上則既得福而
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則雖易淇園爲福
地可也或曰命名淇園蓋託於有斐之義子謂竹之
義從箇淇園有萬箇而後謂之猗猗美箭廣四筵而
無闌入以其所謂福者切磋爻生斐斐章焉如是則
子猷能徑詣而嘯者淇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

紀修蒼浦園序

山陰王思任

感慈祖父不如感韻祖父穀貽尚已然分內事也廣書冊華宅田忍俠節仁遺黃金數籠慮子孫單蒙窮餓耳夫子孫亦天之所生者自有口有目有福有緣何必當單蒙窮餓也是故黃金可得田宅可買書冊可購朝弋朝獲暮弋暮獲子孫之所能自致者不甚感祖父也山水秀妙區地扼勝沒在倘右心欲有之則恚曰祖父不力得區地矣見山水矣桐梓拱把竹

樹枯癩侈陰之多人壽幾何則恚曰祖父不力如此
而能於代紀之前心誠求之使子孫低徊其下再三
唏歎以爲安得老吾老一觴酬之此眞韻祖父也而
其慈也爲甚大予游賞園林半天下弇州名甚雲間
費甚布置總佳我心不快獨快者永嘉之陽湖錫山
之愚谷次寧瀨水之鼓園耳豈非以其天工世物愈
古愈妙創不如守有非人力之所頓雄者耶光州劉
襄子過我而言曰予天之中人也不腆敝壤處在光
黃界吳鄰楚雨餘山黛如抹有徑一隅幽蒨而邃山

名五龍長淮帶之蒼松老檜數千章竹萬箇花稱是
藤蘿蛇綰汀蓼石髮錢菌雲芝都不記歲月庶幾袁
北山之江鷗海鶴孕產其間也王父夕郎鋤而屋之
大父伯仲又克爲之荷薪佚老者以懽講業者以奮
顏之曰蒼浦亦既聞於汝南矣先君子棄藐孤蚤墓
櫝之役風雨不弔入我戶庭既得寧而後奉遺箒一
糞除之也用是疏瀦扶頹誅茅剪棘增崇闢隘或結
遠公或摹張緒或閉子猷或臨摩詰或一局疎簾或
雙柑巧語或瓦藥翻書或扶筇蠟屐有舟鷁如有蹇

駁如有酒漉如有歌管如庶幾哉二三大夫變世以
來之素也王子曰子聞之長公汝南風氣適宜魚米
可俯而拾常有終焉之意以今所聞天下之美在中
天中之美又在於蒼浦水光接漢木氣蔽雲赤汗交
下神游身處百孔千毛如風布雪子當從襄子去願
署掃葉使安用此數峰青哉而襄子猶嘵嘵山陰道
上也文饒之囑不具論論其賢者習數行應制得意
爲高官守京溷若檀國還田里稍息不勝夢寐託言
憂天綢人矣卽日對鳥魚不似其車塵驟渤之樂也
或者求問生端侵擴無已園日涉而趣少門屢篩而
關多更有前人之作未工後王定者爲是松惡其多
號蘭怒其當戶祖父力而置諸原子孫鄙而膏諸斧
由此言之祖父之求子孫甚於子孫之求祖父與其
求子孫之賢不若更求子孫之韻也襄子還矣寄語
蒼浦既有故園復有喬木又有世臣是劉氏之祖父
子孫代相韻以有成也昔孫興公圖賦天台終覺不
似請以是言不爲記而爲記之引以俟海內之韻合
者襄子肯諸